

“三里之城，七里之廓，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在上党盆地北缘，创立赵国的一代豪英赵襄子，于春秋末期最早于此筑城，故尔城名“襄垣”。中国的版图上，从此有了这一名堂，且实行郡县制以来，襄垣作为州县名称，始终不曾更易。由之，足见襄垣之古老。

最早的襄垣城，筑造于浊漳河之北。背靠太行雄峰，俯瞰上党盆地。农耕文明托举着上古世纪的建筑辉煌，乃有伟岸城阙；城阙多是背山面水，体现着华夏先民古老的风水观。古老的城垣该是版筑而成，巨型砖石护卫其外。而春秋多战事，想象那时的襄垣城必定是城墙高厚，有执戟武士严密守卫。强调宜居，重视安全，是为安居。

赵襄子后来入主赵氏的发祥地晋阳。晋阳古城背靠系舟山，君临汾河水。在襄垣筑城守卫的经历，磨练了赵襄子。当强横的智伯联合韩魏两家前来围攻赵

位杰出的王佐之材。

历史发展到三国两晋，创生于古印度的佛教已经东来。东晋的一代高僧大德法显，出生在襄垣，修行于此地佛教名胜仙堂山。鉴于佛教典籍经律论的残缺混乱，法显以六十岁高龄，毅然发愿，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远赴西天取经的僧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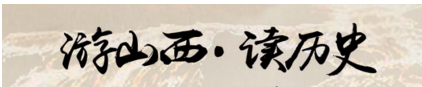
法师历尽千难万险，远赴西天求法，前后历时十五年。他从陆路抵达印度，从海路归来。法显一身一人，可以说走过了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

九死一生，九转丹成。法师从西天佛国取回佛经，极大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发展。

法显归国，史载驻锡京都建康。以古稀之年，尽心竭力翻译佛经、弘扬佛法。据说法师圆寂于湖北荆州。

历史长河滚滚流淌。两千余载时光，弹指一挥间。

中国，山西，襄垣，而今旧貌换了新颜。改革开放的中国，在现代化的征途上一往无前。



回望襄垣

张石山

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识之一，是城市化的程度。

以中国幅员之广、人口之多、历史之悠久、发展之迅疾，国际化大都会的出现势所必然。而一个曾经的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占国民绝大多数，中国的城市化有赖于创建遍布全国、星罗棋布的中小城市，更其势所必然。

在这样的态势下，襄垣的城建工作走出了一条切合本地实际的路子。曾几何时，布局合理的、规模恢弘的、宜居人文的、关乎民生的、环保绿色的、卫生健康的、美化悦人的，简而言之，一座现代化的襄垣新城，峨然崛起在古韩大地上。

关于今日之新襄垣，参观者、旅游者、来访者、回乡者，人人观之在眼、得之在心。“前人之说备矣”。在广远的历史坐标中，新襄垣的策划者和建设者们，干出了前所未有的业绩。

漳水滔滔。古人已逝，逝者如斯夫。太行巍巍。新城兀立，欲与天公试比高。

或者，我们可以站在古人的角度回望故里。人间竟是换了新天，欲寻当年襄垣，哪里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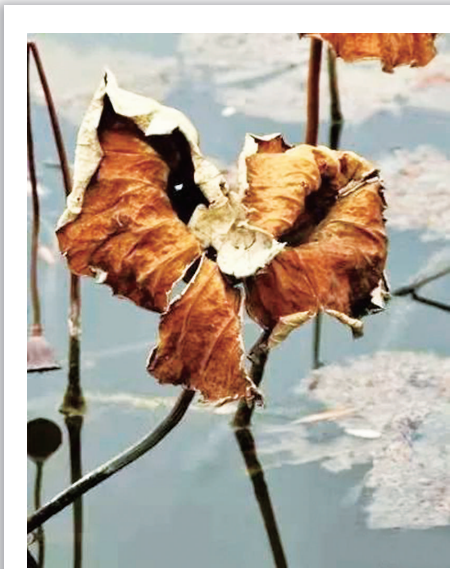
或者，华夏文明史从未断裂。传统文明，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无与伦比的软实力。古人的精神，依然活在这座现代化了的古城。他们和我们，一道参与了今天的现代化进程。

古人不语。大道无言。

灯下漫笔

一曲生命赞歌

孙 涛



残 叶

赵国增

秋风愁，我独立湿地
怅望
洁白无瑕的荷花
像羞花闭月的少女
失去了摇曳的舞姿
那出淤泥而不染
像高傲的君子荷叶
失去了挺拔的英姿

这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
“莲子已成荷叶老”（注）

荷叶自信从湖底
历经数月的顽强冲出了
湖面。向世界展示自己
存在的楚楚动人

此时，我感叹不已
昨日喜雨，今日叶黄
现在的自己就像
一片残叶
怅望着汾河的潺潺水声
其实
残叶也是一首绝美的诗

注：出自（宋）李清照《双调忆王孙·赏荷》

本版投稿邮箱：syntywb@126.com
图片来源：百度网

老朋友赵国增的一首诗作《残叶》，如一幅渗透着诗人情感的水墨写意画，画出了汾河湿地里荷丛之美。秋雨过后，浓绿的荷叶正在变黄，荷花败了，荷叶残了，潺潺的水声，却依旧在倾诉着生命之歌，藕根和莲子们，正在季节的转换中生成。它们是诗人视角以外的生命果实。它们已经取代了水面上曾经映日的荷花，也取代了阳光下那接天的碧叶。诗人不由得感叹自己，此时犹如一片残叶，而残叶下生命的转化，正如他的这首诗，显示出一种绝美的风姿，在畅流不息的汾水中，溢出了属于诗人心底的情愫。这情愫属于我们这个有生命的世界，于是，国增先生的这首诗，就流向了远方，流向了俄罗斯。有消息传来，近日，在俄罗斯诗歌实践国际杂志《细膩环境》2021年第2期上，赵国增的诗作《残叶》，由俄罗斯著名诗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布尔多诺夫和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资深学者李翠文合译完成后刊出了。唯美的艺术，从来是属于整个人类的。《残叶》诗吟出的那种生命赞歌，画出的那种生命意义，在俄罗斯那片土地上，同样会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

中国新诗诞生的百余年历史中，无数的诗人高举着诗歌的圣火，不断接力前行。赵国增先生曾经写出许多讴歌体育事业的诗篇。这得益于他早期的运动员生涯，因而也在诗坛上赢得了体育诗人的桂冠。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赵国增先生艰辛探索，又一头扎进历史文化的长河，写出了许多歌咏历史名人的佳作。他获得了郭沫若诗歌奖，可视为诗歌界对他新世纪诗风转型的肯定。

艺术的创新，永远是艺术家能否不断前行的一个标志。赵国增的《残叶》，是他的又一个前行脚步。诗言志，诗言情，这志与情，说到底是一种审美意象和情绪。它可以是政治的，更应该是普世的，人性的。《残叶》之美，之所以被俄罗斯文学界翻译刊出，正印证了这一点。

传记

白居易身在郊县，知道消息后毫无办法，连话别相送都来不及，只能对好友寄以无限同情。一首《别元九后咏所怀》，满目悲凉：“零落梧桐雨，萧条槿花风。……勿云不相送，心到青门东。相知岂在多，但问同不同。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好友历经挫折远去，使白居易一想到皇城便觉得空空落落。元、白相知相通，互为依存，难以替代。

谁知祸不单行，元稹贬谪洛阳不久，其岳父、老母又相继去世，悲苦连连。元稹只好拖着病体返回长安，为母丁忧。白居易得知后，急忙嘱咐自家母亲，从郊区赶到城里学家，照料元稹治病诊疗，又拿出

一部分俸禄，资助元稹渡过经济难关。病中元稹拜托兄长白居易，为老母郑氏写了墓志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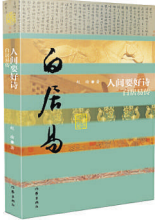
趋走逢迎的周至岁月，把白居易搞得身心俱疲。“始知吏役身，不病不得闲”（《病假中南亭闲望》），而在病休之际，他忽然发现，自己未满四十却生出了白头发，这让他吃惊，“白发生一茎，朝来明镜里。勿言一茎少，满头从此始”（《初见白发》），唯到此刻，白居易更加理解了杜甫，老杜能做县尉而不做，宁愿去看守库房，确有道理。

白居易履任周至一年多，收获还是很大的。他切实体会了底层民众生活疾苦，亲眼目睹了政治生态日渐腐败，从《观刈麦》《长恨歌》《宿紫阁

作家出版社

60

赵
瑜
著



《人间要好诗——白居易传》节选

山北村》等创作中，真正发现了诗歌的现实意义和无穷魅力，掌握了使用诗歌这一艺术手段，表述政治主张，鞭挞丑恶现象，自在地抒发对待人生万物的真实感悟。周至为官阅历，对于一个抱负远大的青年才俊而言，正是走向成熟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步，是弥足珍贵的。

连载

希望出版社

60

曾
有
情
著



《金珠玛米小扎西》节选

小扎西说：“你们还是没把我当一家人。我阿爸阿妈特别爱我，可我惹他们生气的时候，他们照样打我骂我。我惹你们生气了，你们也打我骂我，才把我当一家人呢。我不会记仇的，你干吗要往别处打呀？”

赵照笑笑不得，这小家伙整个一个找抽的节奏。可你想得美，你找

抽，咱解放军有纪律，绝对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打这以后，小扎西依然站在队列里，与战士们一起出操，一起队列训练，一起练军姿，一起练习敬军礼。林海平和一班长刘大强没再让他出列，担心他又犯倔劲儿，好强逞能，真闹出什么事来。林海平带兵的经验丰富，但引导孩子的经验欠缺。小扎西晕倒一回，还真把他镇住了。

在队列里，小扎西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队列里混进了一个小小老百姓。但操练起来，小扎西时不时就成了一个不和谐音符：要么动作不标准不到位，要么速度慢半拍。小扎西虽然特别聪明，记性很好，但毕竟只是旁观自学，对军人的十八

般武艺还差着些火候。

出于带兵人的职业习惯，林海平眼里不容沙子，实在看不惯队列里出现“杂音”，不能整齐划一，可又无法命令小扎西退出队列。为了达到和谐统一，他不得不刻意纠正小扎西的偏差，给他讲解动作要领。小扎西认真学习的同时，又产生了错觉，觉得林海平已经把他当作哨所一员了，这给了他极大的鼓励和信心。小扎西心想：自己离金珠玛米的差距，只缺一副领章帽徽了；那是迟早的事，不，只能早不能迟，暂时委屈自己当个编外小兵，不久就能成为正式的在编士兵。

小扎西意识到，自己虽是编外人士，但必须做在编士兵的事。

小说